

卷121
673
部大:21



文獻通考卷第六十八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郊社考一

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注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

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正義曰鄭元以祭法有周人禘鬯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元說配蒼帝也

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意以爲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郊卽圜丘圜丘卽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郊故也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

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禘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平何與而注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鬯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鬯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

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鬯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邪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

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

可勝歎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畧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注而注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泰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

郊祀者祀泰一五帝於是以天為有六以祀六帝為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嘗著漢不郊祀論見所叙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

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正音征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

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

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騂息營反尚赤者周也

郊之

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

言周以郊天之月而日至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

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月用夏正

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

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

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曰王

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

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

始郊日以至於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一

五

初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 楊氏曰郊祭言迎長日
 之至也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故冬至郊祭所以迎長
 日之至也下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以冬
 至郊天取陽新用事故用辛日也二說皆取冬至郊天
 也董仲舒劉向漢之大儒又在鄭氏之前鄭氏不從其
 言必以迎長日為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前鄭氏以
 周之始郊為魯郊者蓋鄭氏欲分圜丘與郊為兩事周
 既以冬至禘為魯郊者蓋鄭氏欲分圜丘與郊為兩事周
 以周郊用建寅之月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於非周之
 始郊乃魯之郊也但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
 周為魯豈不謬哉 又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
 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圜丘則
 用冬至之日據禮記日用辛日也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
 是亦不用冬至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日須用辛日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疏曰未郊故未服大裘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
 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
 鄉為田燭 汜芳劍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 疏曰郊祭
 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

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
 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
 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
 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 弗命而民聽
 上 疏曰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祭之日王
 下至此並非有王命而民化主嚴上故也 祭之日王
 被袞以象天 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
 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 楊氏曰此章始言周之始
 郊王立於澤王皮弁以聽祭報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
 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為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
 郊禘非禮也聖人嘗歎之矣况可以稱王乎 戴冕璪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璪音早 天之乘素車貴其質也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
 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明謂則之以示人也 疏曰總結
 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 萬物本乎天人
 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也

乾隆十二年校刊

之狀書卷之六 郊社一

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疏曰此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疏布禰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

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卽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卽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

郊郊而後耕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郊而後耕是祈穀之後躬耕帝籍疏曰夏小

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和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於今踵而不改

楊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鄭注所謂夏正之郊

祭感生帝者也學者當以聖經賢傳為信考之月

令之書周頌之詩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

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

曰祈穀又曰祈農事可知其為祈穀之郊未聞正

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愚於祀天禮辨之已詳矣

鄭氏月令注引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

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

而又祈穀牽合二說而通為一說此鄭氏一人之

說論非聖經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諸儒咸

不以為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

久其說未行也及北齊諸儒識見鄙闇始取其說

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為兩祀祈穀

與祭感生帝合為一說隋唐承用其說至於今而

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與然正理存人心萬世

不磨邪說終不能勝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爲大報
天正月之郊事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
則注家誣蠹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大典
始昭然而可見矣

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
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
言是也

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
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

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
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
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

牛惟具

注見祀天
牲牢條下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

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
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
何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
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曰王親立
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
內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

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必正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楊氏曰按此章言天子被裘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袞以臨燔柴不知然否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能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

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

詩序曰郊祀天地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

山升中於天

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之所兆祭於四

郊者

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

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

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

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

治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周禮

凡樂園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

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

胥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胥其羹其器犧尊疏布翬禴杓豆登

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

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記又曰以供上帝之粢盛國語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則郊有簠簋可知矣

其藉蒲越藁秸記曰筮簠之尚其樂歌黃鍾太簇奏

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

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摠執則大圭

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

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曰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惟

此則園丘之上王北鄉可知也又曰大明生於東
 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
 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
 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郊祀於卑也其
 禮不過因其自然而已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
 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
 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園丘謂天好
 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
 而兆於澤中之園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
 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
 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
 玉女車有鸞輅駢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

之徒邪正異同之說蠶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
 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
 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
 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
 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此禮天以冬至謂天

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必象其類璧圓象天植音

此以玉禮神當燔柴之節也楊氏曰牲幣放其器之

天皇帝亦出於星經在六經無所見色放方往反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疏曰按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之八 郊社一

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春官宗伯 楊氏曰大宰注云玉幣所以禮神疏引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為證謂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以禮神也大宗伯疏只云非禮神之幣乃酬尸之幣是禮神酬尸各有幣也然經但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幣一而已注疏又別而為二恐未必然也 又按通典云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幣用繒長丈八尺通典之說蓋以鄭元注聘禮釋幣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為匹也 以上禮天玉幣

郊特牲 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座皆特牲召誥云用牲于郊牛

二是也又禮器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王制 又國語曰祭天特牲

過繭 郊事則有全烝 烝升也全其牲化而 陽祀用栗

駢牲毛之 駢私營反 駢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元謂又祭法曰用駢犢楊氏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犢祭法乃云用駢犢其色不同

故以蒼璧蒼犢為祀昊天烝黍所用以駢犢為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元王肅兩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今不備載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為大赤故周為赤色用駢犢又何以蒼犢為疑若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犢為疑若鄭分園丘與郊為二 郊血 疏曰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則諸儒辨之明矣 郊血 疏曰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醴辜為始此云郊血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座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解郊血義血貴事宜極敬極敬不饗味者為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饗味者為人道卑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 郊特牲 又禮器郊血疏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爛有熟此云郊血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香是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腥可知也今言郊血者皇氏云與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養牲必養二也 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為稷牛

乾隆十二年校刊

者為猶用也為用稷牛而為帝牛
 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
 牛唯具此說覆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
 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
 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郊特牲
 此上祀
 天之牲

酒正辨五齊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
 浪反緹音體泛者成而滓浮泛然醴成而汁滓相
 將盎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
 沈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
 未可盡聞疏三酒事酒酌有事之人謂於祭末卑賤
 之人得飲之昔酒久釀乃熟故名昔酒更久於昔酒祭時
 祭末羣臣陪位不行事者飲之清酒更久於昔酒祭時
 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臣共器同酌故酌清
 以自酢事酒春成以漢之醪酒况之昔酒久乃成冬釀
 接春成清酒又久於昔酒冬釀接夏成五齊味薄所以祭也
 秋稻麩蘗但三酒味厚人所飲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

通言之齊亦曰酒故禮云醴酒醴酒其鬯酒則白月黑
 黍為之與此別陳氏曰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
 則有酒之體中則則沈然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元謂
 而浮久則赤終則沈酌有酒者之酒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
 舊醪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大祭三貳鄭
 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元謂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
 地元謂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羣人祭祀以疏布巾
 羣八尊祭天無灌唯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疏曰
 功布為羣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
 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羣之也又曰鄭知此經
 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羣六彝是宗廟之
 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羣八尊無灌是天地可知舉天
 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
 又或以畫布羣六彝疏曰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
 布互舉以明大羹不和犧尊疏布甬禘杓
 義也存之大羹不和犧尊疏布甬禘杓
 素何反王如字禘章善反又市戰反疏曰大羹不和
 者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

乾隆十二年校刊

之犬直卷之八郊社一

十四

飲其汁未和燔尊者先儒云刻尊為犧牛棹杓者棹白理木
 羹不和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為犧牛棹杓者棹白理木
 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禮器楊氏曰周禮司尊
 彝有六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其尊名兩相
 對則十二尊也天地八尊不知所用何尊禮器言犧尊
 疏布鼐棹杓則知祭天八尊專用犧尊以疏布為鼐以
 棹木為杓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謂設巾不和鬯者飾之
 其杓也
 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
 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鬱謂之秬鬯鬱人
 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
 鬯故得以上事上帝表記
 已上祀天酒齊粢盛
 蒲越橐鞞也郊特牲曰莞簞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之
 也老反鞞簡入反莞音官徐音丸簞大點反越音活橐古
 也疏曰凡常居下莞上簞祭天則蒲越橐鞞之尚也

今禮及隋禮橐鞞為祭天席器用陶匏陶謂瓦器謂酒
 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
 故周禮旅人為簋匏謂酒爵郊特牲
 稷大牢疏曰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
 之屬故詩述后稷郊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
 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
 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尊
 通典云尊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
 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成云叩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薦大羹也
 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薦當于豆
 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居安之歆享之何芳臭之誠
 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何芳臭之誠
 詩陳氏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
 登先儒謂宗廟之籩豆用木天地之籩豆用瓦然詩述
 祀天之禮言于豆于豆矣
 鼎聖人亨以享上帝已上祀天
 器之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郊社一

五

四圭有邸以祀天邸丁禮反又音帝鄭司農云中央

邸本也圭本著於壁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

四圭有邸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壁形亦肉倍好為之

中央為璧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

二為節蓋四廂圭各長三尺又等故云一角即短矣以無

或說四圭有邸有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

正文故兩釋之也春官典瑞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

祀天即冬官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也玉人

之事其工也典瑞所掌之官也玉人之事疏曰先鄭云

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中央通兩畔總計為尺二寸若然

此尺二寸者未知壁在中央通兩畔總計為尺二寸若然

知除壁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仍未審以璧為邸

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別有尺有二寸仍未審以璧為邸

邸徑幾許禮既無文不可強記也江都集禮徐乾議

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蒼璧禮天兩玉

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園丘與郊各有所施楊氏

不同而並云祀天是二天可知也徐邈曰璧以禮神

又謂璧園色蒼所以象天天有四時四圭有邸亦所以

象天非王所執之圭也伏觀國朝會要禮制局言以蒼

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蒼璧以象體四圭有邸以

象用故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

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也此義與

徐邈不同姑兩存之已上係祀天之玉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

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績

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是也希讀為絺或

作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

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此

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為日月星辰於衣者取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之六

郊社一

周之彝尊有虎彝雖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雉彝虎彝
可知藻水草取其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養
人黼謂白黑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希繡者
黻黑與青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希繡者
謂刺繡為繡但裳主陰刺亦深之義云王者相變
至周而星畫於日月星辰畫於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
日月星畫於日月星辰畫於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
解之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為大裘以祀天示質疏曰言大
注曰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為大裘以祀天示質疏曰言大
者以其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按鄭
羔裘者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按鄭
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者元豐
間神宗問陸佃大裘佃對曰郊之禮記玉藻云禮不盛服不
充故大裘可知大裘襲可知又曰郊之禮記玉藻云禮不盛服不
襲袞可知大裘襲可知又曰郊之禮記玉藻云禮不盛服不
善詔有司製黑羔為裘而被以袞衣二章鄭乃云大裘之
大裘之上無文采鄭氏又謂有虞氏十二章鄭乃云大裘之
上有元衣無文采鄭氏又謂有虞氏十二章鄭乃云大裘之
其說皆非即司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
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十

之服白鷩冕而下夫袞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袞
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
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
證而可知鄭說之非矣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
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天占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於周而
獨不然而乎郊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圜丘大
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橐秸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
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則天之章也橐秸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
數也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然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
旌旗冕服惟九章然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
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疏云孔氏九
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不信
之矣惟其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服繡文矣唐長孫無
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文公卿服繡文矣唐長孫無
忌以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長孫無
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袞孤卿服毳鷩鷩鷩貴盛無分而天
子遂止於服袞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
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
十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璪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
乾隆十二年校刊

乾隆十二年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

七

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
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俎滿登於展九章亦可損乎前
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其說猶用周制
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
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此乎始故行之後世
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
見祀地禮及祭
物篇祭服條
音古禾反
已上王祀天裘冕
郊特牲
戴冕璪十有二旒
璪音早
數不過十二
天之過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
錫音陽
樊步干

反旂音留
疏曰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
巾車春官司常日月為常王建太常疏曰乘玉輅則
建太常夏官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注曰服
衮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纓注疏並詳見王禮考
車旗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馭王自左馭馭下祝
登受轡犯馭遂驅之
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

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轍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由左馭
禁制馬使不行也疏曰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馭之
事云犯馭者出國門封土為山象鄭注月令祀行之禮
為馭壇厚三尺廣五尺此道祭亦當然云菩芻棘柏為
神主謂於三者之中但取用其中之一以為
神主則可也夏官
乘素車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
素車殷輅也設日月畫於

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乘殷之樸素
而設日月象天數十二也郊特牲有禮器大路繁纓
一就疏曰殷尚質以木為車無別雕飾乘之以祭天謂之
大路也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
飾止一就就成也言五色罽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
器大路素而越席疏曰大路殷祭天之車也越席蒲席
也祭天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越音活又桓公二
年左氏傳大路越席疏曰路訓大也越音活又桓公二
大故杜以玉路為大路楊氏曰左傳注疏與禮器郊特
牲注疏不同姑兩存之
又按中車一曰玉輅以祀郊
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說不同夫子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郊社一

答顏淵曰乘殷之輅蓋素車者殷輅也飾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禮器疏以素車為殷輅其言蓋有所據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矣已上王祀天之車旗

大司樂大合樂分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圓鍾為

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於房心之氣房心為

大辰天帝之明堂 疏曰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 春官 詳見祭物樂條 陳襄奏議曰夫祀天必以冬至日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官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 圓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 合陽奇之數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天神也

右祀天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日遂戒誓戒重失禮也具所當共修掃除糞

宗伯太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散西但反齊側

皆反太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散西但反齊側

諸有事於祭者疏曰太宰不掌祭祀而卜日注曰執事

等而巳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云諸有事於祭者也

祭之夕疏曰云卜日宿為期則其禮注曰宿先卜

明旦為期也 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

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與之者當視墨協合也 疏

三日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也 小史大祭 祀讀禮法疏曰大史公禮書即此禮法也 大

宗伯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禮

當以詔相王 疏曰大號神號大祝是事神之禮至祭

詔是詔大祝為 祝版之辭也詔相者謂未至之時詔告

之及其行事則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齊車金路也前

又相之 春官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齊車金路也前

備驚奔也 楊氏曰前期十日乃散齊之初此齊右前齊

車謂齊時所乘金路也 又荀子曰端衣元裳冕而乘路

此謂齊時所服之服及 齊服有元端 服 齊則精結

所乘之路也 夏官 齊服有元端 服 齊則精結

佩而爵鞞 精側耕反 精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

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惟世子精結佩精屈也謂結

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鞞者謂士元端齊故爵鞞為

鞞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而以爵

韋為鞞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鞞素鞞也義或然也

王 王齊日三舉 鄭司農云齊必變食 疏曰齊謂散

藻 王齊日三舉 齊致齊齊必變食齊時不樂故不言

以樂侑食 天官膳夫 論語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朱子注曰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

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 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天官

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給洗浴 疏曰鄭知王 齊以鬯為洗浴以其鬯

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明此亦 春官

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受命謂告之退而卜 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

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

於上帝禰廟也先告祖受命也作龜於禰宮者作灼也

考之義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 卜之

尊者出親禰故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 卜之

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澤官也所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

二

之取也於園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
 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澤宮中又使有
 司誓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受教諫之義
 也者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
 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自王
 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敕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
 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百
 姓王之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以命百官之事
 官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疏
 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太廟而重戒
 故又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太廟而重戒
 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王
 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親也王
 所生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
 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敕也
 特牲郊
 祀之前日太宰及執事眠滌濯也謂致祭前日太宰眠

滌濯按小宗伯大祭祀眠滌濯太宰尊往涖之宰夫肆師同
 濯彼二官親眠滌濯太宰尊往涖之宰夫肆師同

大宗伯涖玉之玉禮也小宗伯省牲如察其不法大司樂

宿縣遂以聲展之縣音元疏曰謂展省

祀之日祀之日圭玉牲犢酒齊祭雞人夜嘒旦以詔百

官且以警起百官使夙興中車大祭祀鳴鈴以應

雞人和之聲且警眾也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

贊駕說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春官王皮弁以

聽祭報而後服祭服而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小宗伯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謂饌具也晚春官大祝大禋祀

逆牲官春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納牲將告殺謂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一

亨人天官也 大宗伯省牲鑊 牲省息井反鑊戶郭反鑊亨

鑊春官 鑊柴於泰壇 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幣於泰壇者謂

上等燔之使氣達於天也 祭法然則升煙瘞血以陳襄

明不可不在先也 燔瘞之然後為禮之終故儀禮謂祭天

燔柴祭地瘞牲而鄭氏以為祭禮終矣備矣先儒有謂

於燔瘞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既不經見而後世知燔瘞牲

幣於祭末而不知致於神於其始則禮是備於後而闕於先

也請祀南郊先升煙瘞血之禮俟薦獻 至敬不

壇掃地而祭 燔柴訖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

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謂正祭在地壇上從祀神位又

燔柴於泰壇之成三而已後世正祭在壇上從祀神位又

三壇以嚴內外之限則非古矣 為小臣大祭祀沃王

盥盥音管 疏曰大祭祀天地宗廟皆王將獻尸先

白言請先詣壘洗後奠玉帛從之 大宗伯奉玉 疏曰

祭又禮神之玉始涖之 郊血 禮器疏曰郊則先設血郊

於尸座之前也 春官 郊血 禮器疏曰郊則先設血郊

禮器郊特牲同 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幣玉

從王而授爵今此又云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太宰職云

宰執以授爵今此又云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太宰職云

以豆薦血腥祭天無裸故鄭注云小宰蒼璧於神座次則

有裸天大地神至尊不裸莫稱焉然則祭天惟七獻也

故鄭注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園丘之祭

與宗廟同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園丘之祭

皆奏樂但宗伯次酌六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

也宗伯次酌六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一

三

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
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酌王以清酒酌
宗伯以昔酒酌諸臣以事酒從上至此皆皇氏以禮運
氏以園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可取沈齊而取泛齊按禮
約之沈齊當在堂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何為園丘沈
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何為園丘沈
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園丘高遠不可以下取沈齊何得
醴為尊盎緹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用沈齊也以其賓
用泛齊乎今謂園丘賓長之獻祇可以用沈齊也以其
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之丘下酌沈齊也所謂朝
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一事亦以匏爵
也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酌泛齊以獻一事亦以匏爵
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以薦熟於神前
薦畢王乃以匏爵酌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
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
朝踐之泛齊以酌戶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
凡七其尸酌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祭之禮畢
獻之後天子樂小宗伯逆盥盛以入饕人之春官
舞六代之樂

小宗伯逆盥

大宗伯

奉盥疏曰盥謂黍稷天地大司徒奉牛牲奉猶進也
國語郊之事有全香若然則郊事先全香後豚解也按
地官奉稷牛同香楊氏曰奉盛奉牲皆正祭獻爵之
時也但周禮獻天爵數經無所考惟疏家及通典之說
可見大畧近世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廟通用三獻之禮
恐未為正嘗聞富鄭公祭家用三獻程子謂之日禮有
九獻樂有九變公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况夫大臣用三
之禮以享其祖考君子猶謂其太薄况人主躬行祀天
主躬行祀天之禮而只用三獻可乎

右祀天禮始終之序

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凡大禋祀執明水火而號祝明

也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執之號祝明此圭潔皇皇上

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秉庶物羣

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覆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

祐古視辭則云嗣王其或曰維某年某月上日年謂太

月正月也大戴禮記公符篇思文后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曰無此

疆爾界叶訖陳常于時夏朱子曰賦也思語辭文言有

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

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

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

下民者是以前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

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

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周頌楊氏曰生民詩序言

尊祖配天之禮今朱子以為未詳所用疑其為郊祀之後受

釐頌胙之禮今不備載又昊天有成命詩序言郊祀天

地而朱子亦辨其大祝既祭合徹徹祭器春官

不然說見祀地禮大祝既祭合徹徹祭器春官

楊氏曰周禮以徹祭為重觀宗廟歌雍以徹可見矣况

敬天之誠純亦不已令徹於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

之懈怠也

右祭天祝辭樂章

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王肅聖證論

以天體無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

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

五配一故為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

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

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

大於配天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

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

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鄭元六天議事見唐郊祀下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

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壇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

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

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泰一元始間曰皇

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帝惟
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
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帝名雖不同其實
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
一等又有天皇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
之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
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
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
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

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
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
變之樂冬至至禮天皇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
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

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
中一星曰天皇帝其神耀魄寶史記天
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座分郊與

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考
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
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

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

春大皞夏
炎帝中央

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柔而中矩秋陰升陽氣降有高下而中衡冬陽氣居下而中權然則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果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為衡以秋為矩則誤矣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秋傳曰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然即太皞少皞以春秋之氣言之也炎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勾芒於春而其氣祝融於夏其榮也以秋而蓐其發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元體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臣命各之不同也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腎

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元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曰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

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曰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稱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泰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泰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

一國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

楊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則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是以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

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况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耀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爲甚且鄭於此章注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爲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爲二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以此釋經有同兒戲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併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

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專言天者尊天之辭也有故而祭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

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制禮之條目各有深意其實則一天也

右諸儒言祀天祀帝之名稱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

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

孫宣公奭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

理

朱子曰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爲祭天其一爲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亨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

楊氏曰愚按注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注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注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爲

信可也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以經考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祭天斯言不可易矣注疏以正月郊爲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耀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詳見

九祭本篇

右諸儒言古天子一歲祭天之數

記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主日者以其光明
天之神莫著焉

晉大興中太常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去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無顯據疑非古聖掃地之意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道中

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楊氏曰愚按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之

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非類于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况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鑿輿順動而干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祭天神人鬼注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禮也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

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右諸儒言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裘冕者亦

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從車從尸送逆之往來疏曰尸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逆尸云從車者送逆皆從尸車後

橫渠張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

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曰愚按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

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爲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張子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氏送逆尸從車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言也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右諸儒言郊祀之尸

通典周制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園丘

爾雅云非人爲謂之丘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云冬至祭天園禮神丘所祀天皇大帝

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

蒼璧禮天其尺寸文闕放其器之色

象天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

旒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旒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尸服亦然以天體質故

之既尸為神象宜與王同服也周禮郊祀二乘玉路

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罇及薦菹

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以稊秸及蒲但剪頭不

一納為藉神席所謂蒲越稊稊稊稊配以帝嚳鄭元以

於郊嚳尊於稷故注大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園鍾為

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鼙鼓鼙鼗孤竹之

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

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園鍾夾鍾也

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黃鍾生於虛危之

氣虛危為宗廟以此為宮角聲類求之鼙鼓八面鼓

孤竹竹特生者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大祭曰禘謂郊祭

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春秋緯云蒼則靈威仰

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

皆用王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

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泛配五因以祈穀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

壇於泰在國南五十里郊五里為近郊禮神之玉用

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

牲亦騂犢即稷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大呂之聲為均也黃鍾陽聲

之日用辛

禮記及春秋魯郊於建子月日用辛

又王者必五時迎氣以

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

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

五人帝春以太皞

迎氣如迎春祀靈威仰於東郊以太皞伏羲氏配座是也

夏以

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皞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

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

壇亦名曰泰壇而祭之

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

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圓匝故奠蒼璧其神位曰

圓丘皆象天之圓形祭法謂其神位以泰壇是禮神

力所為非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

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

禮神者必象其類珪琮象

春物生也半珪曰璋夏象物半死也琮八方象地也

琥猛象秋嚴也半璧曰璜象冬閉藏也地上無物惟

見半牲用犢及幣各隨其玉色樂與感帝同樂祀天

神之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

羣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

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

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比音毗志反

其日王乃致齊於路寢之室

致齊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中車鳴鈴以

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

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

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所謂鄉為田燭恐又

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

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幄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

義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掌次張氈案

支之是以退俟與祭諸臣代有事焉設皇邸謂於次中張氈牀牀後設板屏風其上王服

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

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次則積柴於丘

壇上謂積柴及王親牽牲而殺之太宰職論祭天禮

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既次則實

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聞者所以報陽也韓詩

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

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司

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就坐時尸前置

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鄭元注大司

致神然後禮之以王而祀王乃以匏片為爵酌瓦甒

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鄭元注司尊彝云唯有

故崔靈恩推之以為圜丘明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

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不用圭瓚而用陶甒

者物無以稱天之德五齊之中泛齊味尤濁重

見祭天酒七獻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者宗廟之祭

齊條下天酒七獻通數尸未入前天王及后於與中先祭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之八郊社

三

無文以書唯大宗伯司尊彝所陳酒齊鄭元及鄭衆皆以爲宗廟之禮今約司尊彝酌獻五齊之次以爲說詳見祀天終始之序條下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卽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說曰郊丘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則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爲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園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園丘泰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圜鍾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

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復悉數恭惟國章並行二禮可謂叶於時宜矣歷代所行亦參二禮異同之論

按古者郊天之禮其制度品節參見於經傳諸書惟祭法首章言四代配天之祖郊特牲郊之祭也一章言郊之義數儀文未備而其他之載於二禮諸書者多通言祭天非直郊祀也且或散見於百

官之職掌

如玉人典瑞只說禮神之玉酒人只說酒齊典路只說車輅司服只說祭服之

類或錯見於禮經之總論

如禮運禮器郊特牲祭法等篇所言祭祀或通

論郊社或通說天

披紛散軼未有能會通其綱目

之詳次第其始終之序者惟杜氏通典首段叙致頗有條理然禮經簡略杜氏所叙多以注疏之意補之而注疏之說乖異多端蓋經之所言曰天曰上帝曰五帝而鄭康成以爲有六天王子雍以爲天一而已二家之說於天之名義尚復差異如此則其所言禮文之節奏以補正經之所未備者果可盡信乎王鄭俱生於去聖千載之後各以其學臆爲之說然王說正大鄭說穿鑿先儒嘗備言之矣通典蓋一遵鄭注而又不肯廢王說者也是以論其事於本段之末至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

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祭禮一書始蒐輯經傳之散漫者而會通之而祀天之禮物樂舞與其行事始終之序可以槩見辨析諸儒議論之同異者而折衷之而天帝之名稱祀數之多寡從祀尸主之有無可以理推詞義正大訂核精深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又似不如通典此段之通暢易看故以楊氏祭禮及所採諸儒辨正議論具列於先而復採通典所述於後以備見古人祀天之禮文云

文獻通考卷第六十八

文獻通考卷第六十九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郊社考二

郊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車弧旌旂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韉天子之旂畫日月

大路殷之祭天

趙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為之周公故也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

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
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
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
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
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
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
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
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
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
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

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
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石林葉氏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
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爲
建子之月季夏爲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
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證易說以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爲建寅之月迎長日爲建卯之月晝夜分
分而日長以日至爲魯禮亦非也且冬至之日祭
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

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啓蟄而郊安得孟春爲建子乎孟春爲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爲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蓋謂

魯不得郊曰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爲證徒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得其正也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

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魯以

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告告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左氏曰牛卜日日牲

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

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

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

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養牲不謹

致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易之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

祭祭泰山河海

趙伯循曰公穀云四卜非禮四月不

從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公羊子曰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

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

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

其蕩滌潔清三牢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宮所以降稷尊帝

於稷者唯具是視

視其身體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云五卜強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

郊宜其不從也纂例曰三卜禮也四月不時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

月辛亥郊五月不時也趙氏曰子卑年常怪麇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有水

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纜傷其皮膚乃無有不死者

哀公元年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

焉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角

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

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

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

卜強也成十年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

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

故加之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

為牛者異巳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有變而不郊故卜

免牛也巳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為

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放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

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

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

門者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

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

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

言其變疏曰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待正月然

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子所必重其妨郊也

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郊自正月至於

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

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

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四月則不時矣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

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橫渠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

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

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

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月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

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沒漢儒不
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
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捨其非
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魯人旣僭竊禮樂
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瀆禮之過則可以郊
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
乎魯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
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
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
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

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
郊者爲幸無故而郊者爲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
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
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
五卜不從鼯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
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
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
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聖人發憤
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
不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

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不應有是過賜之事識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

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告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告則忠孝報反之義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穎謂三傳所譏捨

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爲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爲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爲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尙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

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爲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爲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

王康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爲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勲勞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決不

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爲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往往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

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僭祀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嚳之祀元未嘗廢無藉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祀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 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卽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註桑林殷天子之樂荀罃辭荀偃士句曰諸使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

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大呂陰律之始東游海上

禮祀八神具雜祠篇二代尊雍四時上帝春以脯酒為歲祠

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

時駒四匹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駒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駒亦

龍四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

有數皆生瘞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

見秦以十月為歲首故上宿上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燹火也狀若井桔槔其法類稱欲令光

明遠照通於祀所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燹火師

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

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

白其用如常時經焚書坑儒後更無典禮祠享用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如此乖謬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居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今在

秦州上封縣西南九十里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

牲用騮駒黃牛牴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

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

其口止於鄜衍鄜屬馮翊山阪曰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

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其未作鄜時

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

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

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

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郵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

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

用三百牢於郵時索隱曰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皞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侈僭祭

郊本特性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

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

時祭黃帝徐廣曰凡去作密時二百五十年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

名蓋在嶽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因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祀黃帝炎帝櫟陽雨

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

晉灼曰漢註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

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時其後百二十歲而秦

滅周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

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

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

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

不親往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

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

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

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諸神祠有

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茲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塲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

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幾讀日冀禮官議毋諱

以朕勞無諱以朕為勞自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

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

祠衣皆尚赤又採新垣平之說立渭陽五帝廟見五帝門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祠所用及儀亦如

雍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後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

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

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

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
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天一地
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
其方

五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

麋鹿屬也形似麋牛尾一角

有司曰陛

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
時時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
定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
既成有龍下迎帝上仙事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

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
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
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陔五帝壇環
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
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
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膾食羣
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
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
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
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至物爽

物音忽未明之時也

天子始

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豈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

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爲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嘗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以竹爲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郊祀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帝臨二 青陽三

朱明四 西顛五 元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馬十元狩元年馬生渥洼水中而作 天門十一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

作 后皇十四 華燿燿十五 五神十六 朝隴

首十七 象載瑜十八 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拜而祠之贊饗加祝詞

日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

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讀

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鎮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

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德星即鎮星言天以德星

報於帝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祠

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

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他禮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

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自大將軍霍光

輔政上恭已南面非宗廟之祭不出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為

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

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

四年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

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

翔集止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
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嚮海
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上幸雍祠五時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朝匈奴單于於甘泉宮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卽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
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

施恩澤惠時所過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帝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
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
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
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
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時祭於
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
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陜
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

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
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佑殆未合
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於
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
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
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
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
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瘞瘞葬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
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

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
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
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
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
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
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又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
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
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

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
竢天神歌太蒞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
稽其器陶匏稽音戛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
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
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
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
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
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
祠復立北時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

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
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
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徒秦時
后土於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

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漢每上雍祠甘泉有千乘萬騎今移祀於南郊

北郊故無供張繇役也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

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並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

四十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

土雍五時陳寶祠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言家人尚不欲絕種祠種祠繼嗣所傳祠也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勅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

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享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時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隣殺

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塲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供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知前上甘泉先毆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臨光宮門祥瑞未著咎

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時上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揚雄待

詔承明之殿

承明殿在未央門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

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

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
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
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
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儻鬼神可也又是時
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
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
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
成奏之天子異焉

三年幸雍祠五時

四年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元年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帝崩皇太后詔有
司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
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
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
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
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
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
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

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廼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

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
士薛順議郎國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
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
曰周官天墜之祀墜音地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
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
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
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
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
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
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

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

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

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牛角如繭及栗者牛之小也元酒陶匏禮記

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

地用牲一燔燎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

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

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

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以祖妣

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奏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

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

歲一辨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用玉几玉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對壇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皇帝以來所祭天之園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駕四馬羽蓋華宴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黃屋乘六

馬纛左排馬頭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畧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率而叙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所註可見而三歲郊見於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

西漢郊祀之地凡三處

雍五時

其四時秦所建北時高祖所建領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方親郊是後凡三

歲一郊

渭陽五帝廟

文帝用新垣平之說建十六年上親郊繼而平誅遂領之祠官不親祭

甘泉泰一祠

武帝用方士謬忌公孫卿之說建三歲一郊與雍五時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湯代夏之初用元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

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絕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

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皞白

帝是猶宋人之祀闕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

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旣以祭時爲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

其實繼而諸時並興或由夢蛇而爲鄜時或因獲

石聞雉而爲陳寶或由雨金而爲畦時又繼而有

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皞白帝西

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

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

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時

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考復指四時以爲郊天

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
 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
 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
 是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
 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謬忌之說而建太
 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
 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
 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為帝以祀神為
 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
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謬忌言泰一貴於五帝
者也遂復以郊禮事泰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

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創為六天之說
 以為泰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
 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為誕謾然猶言天
 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泰一五帝
 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竊意泰一
 五帝之在天猶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謂嶽瀆非地
 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嶽瀆亦不可蓋
 謂已祭嶽瀆而遂廢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蓋
 秦襄所祠少皞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
 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
 以為事天之事畢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怪
 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
 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
 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

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時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為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泰一諸祠之郊拜也以謬忌忌亡而祠官領三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泰一五

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時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並祠者泰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

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爲甚蓋莽將篡漢故爲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

而向以爲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爲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如諸畤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饗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

漢之中衰諸儒劉向谷永固嘗預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運然則固非廢淫祠之咎也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卽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跡甘泉諸畤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

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耳然必以天帝諸神爲宗陳后山作白鶴觀記言漢兩劉校中書爲七略其叙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庵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爲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

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嶽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說共爲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爲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祀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刪之也然少君欒大公孫卿粵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諸說本無關於祠祀者

如使物却老鬪棊及入海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
求不死藥大營宮室之類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遷固儒
者而著書指意如此固無怪黃冠師得以蚤緣附
會其說而啓后山晦庵之嘆也要之郊祀志只當
叙說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別立
方伎傳述之乃爲允當 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說
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遷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啓之
以昊天上帝並列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
成六天之說實啓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鄩采元

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
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
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
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像紫宮
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
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
八齮合四百六十四齮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齮合三百
六十齮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
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
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

百一十四神營卽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
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
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也醜竹芮切
祭醜也

黃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
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
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
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
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於南門之

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徑
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爲周道列
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
高二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
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
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
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
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爲周道
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

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
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去茅營如上
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
二丈有闕 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
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
丈高二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
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
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
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
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爲

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
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
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
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
配望秩山川徧於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
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
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
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於北
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蕤用牲
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

及樂

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

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鈞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

不止自內出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者無匹不行

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

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

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

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

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

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篔簹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

陛郭醜既送神燬俎實於壇南已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

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元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

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

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

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

五郊於雒陽

詳見祠五帝門

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都之所謂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泰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僊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

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邪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於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爲常故不復紀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卽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元牡

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於成都

文獻通考卷第六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七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三

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詔曰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七十 郊社三

文獻通考卷六十九

三

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與園丘爲二處用鄭元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爲周祀天於園丘以饗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

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園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復上取之遙遙華胄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禮耳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其後蔣濟著文以追詰隆謂舜本姓媯其後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又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允周則非舜後明甚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濟曰夫

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也如元之說有虞以上豺獺之不若邪

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自以居非中土不修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晉武帝卽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羣臣議五帝卽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

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除五帝號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園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是月冬至帝親祠園丘於南郊自是後園丘方澤不別立

按以園丘卽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帝肅外孫也故祀禮從其說

三年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月詔復明堂及

南郊五帝位

見五帝門

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

但改樂章而已使傅元爲之詞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

饗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饗神歌一

元帝卽位於建康太興二年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時尙未立北壇地祇衆神並在天郊

始議立郊祀儀尙書令刁協等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宜於此修

奉從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鈞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元走之己卯告成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尙書左丞王約之獨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從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騶駒

赤馬黑鬣

騶日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諡於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諡南郊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

時營陽王已卽位

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

配天郊詔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代或丙或庚並別有義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天於圜丘非專祈穀又按郊特牲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者謂告之退而卜則告義在郊非告日也今日雖有遷郊祀不異不應重告徐爰議以爲郊祀用特何偃據禮不應更告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參議宜於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詔

可

南郊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

徐爰曰禮記燔柴於

泰壇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陽位也晉代過江郊祭悉在北或南出道狹多於巳地大宋造邦維新宜移郊正

午以定天位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

移置本處

齊高祖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

色因晉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

時有司奏

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今年正月巳郊未審

明年應郊與否尚書令王儉議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

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

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

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

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倣祭酒張緒等並同詔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啟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

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此

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無煩遷日帝從之郊

壇圓兆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散騎常侍庾曇崇啟云

兆壇域無立宮室以明謙恭詔付外詳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瓊案以瓊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也虞炎議漢之郊祀天子自竹宮遙拜息殿去壇既遠奉祀畢旋息於此無嫌祠部郎中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鄭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亦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屋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壇瓊案何為不轉制檐葢遂不行曇崇議

梁武帝卽位南郊為壇在國之南壇高二丈七尺徑十

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於萬壽殿上辛行事吳

之云啟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何佟之云今之郊祀是

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

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

有啟蟄之說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祭昊

天宜在冬至祈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攢題曰

皇天座神今年攢宜題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

五帝天文從祀星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月五

老人風伯雨師皆從祀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風雨師等

座有坎餘皆平地王僧崇啟曰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

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

風伯雨師卽箕畢也而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

恐乖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禮以蒼璧制幣除

風伯雨師卽箕畢下隸兩祭非嫌

鬯裸施之宗廟今郊有裸恐乖尚質宜革之帝依之香

用沉質取本天之器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太祝牒壇下

茅俎以漆詔下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務稱其德

則知郊祭俎不應漆席用白茅禮無所出於是改用素

俎五帝以下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帝以一獻為質三獻

皆蒲席藁薦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帝以一獻為質三獻

瑋等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

明上靈降祚太尉設燎壇於丙地禮畢器席有司埋之

臣下不敢同太尉設燎壇於丙地禮畢器席有司埋之

冬之議曰禮祭器弊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帝

日薦席輕物陶匏賤器方還府庫容後穢惡但弊則埋

之者謂四時祭器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時明山賓議

耳從有司燒埋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時明山賓議

五帝十一年帝曰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

從之十一年帝曰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

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為坎遂廢之八座奏曰五

帝之義不應

居坎艮由齊代園丘小峻邊無神位今丘形既廣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等座悉停為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為壇

詔定郊禋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雅者正也之義

俊雅三曲四言取禮記司徒論選士升之學曰俊士二郊用皇雅三曲

五言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二郊太廟同用滌雅一曲四言取帝牛在滌三

月牲出薦毛誠雅一曲三言取

誠感神義南入用又誠雅一曲四言送神獻雅一曲

郊降神用

四言飲福禋雅一曲四言就燎其辭並沈約所

製普通中薦蔬無牲牢遂省滌雅牲雅云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園丘壇高二丈二尺五寸廣十丈柴燎告

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

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位以太常卿許通奏曰按周禮

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元

行隸於地故與埋沈鬴辜同為陰祀既非禋柴無關陽

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祀也五神位在北

郊園丘不宜重設又按以禋燎祀風伯雨師鄭眾云風

伯箕兩師畢皆星也今南郊祭箕畢復祭風伯雨

師恐乖祀典制並依鬴音普遍反鬴音羊九反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許通曰按周禮司尊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三

八

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

祠部郎王元規議曰古園方二丘並因見有本無高廣之

數後代隨事有築建丈尺之儀但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今增南郊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後魏道武皇帝卽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始

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壇埽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

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

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

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壇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各千餘神醯在外壇內席

用藁秸玉以四珪幣用束帛牲以黝犢

上帝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

犢一日月祭畢燎牲體左於壇東已地

從陽後冬至祭

等共牛一上帝於圓丘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於西郊

為方壇東為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方色為

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

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

壇北外朝臣及夫人方容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從

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

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人執酒

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陞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

官拜祀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

如此者三禮畢而反

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為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

浩李順李孝伯等誠皆有才多是謀猷之士全少通儒碩學所以郊祀帝后六官及女巫預焉餘制復多參夷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郊社三

禮而違 舊章 自後歲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放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陛埽壇三重通四門以太皐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記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

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乃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園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園丘

壇在國南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去中壇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為大營於外壇之外廣輪三百七十步其營塹廣丈二尺深一丈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壇外之丙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丈四面各一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於中丘

面皆向內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禮以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於下丘衆星位於內壇中禮以蒼璧束帛蒼牲九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衆星後諸儒定禮園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

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壇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十五步中壇外壇相去如內壇四面各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壇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塹廣一丈深八尺四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七十 郊社三

門又為燎壇於中壇丙地廣輪二祀所感帝靈威仰以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門各一階
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
駢牲一燎同園丘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三丘

成成崇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以有二級園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在國之陽七里

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日月內官中又

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國南五里為方壇崇丈二

壇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

戴元冕備大駕而行從祭者皆蒼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園丘制壇於國南太

陽門外道東一里丘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太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

祖武元皇帝配並丘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月五星

二座次官百三十二座外官百二十一座眾星三百六

十座五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

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上帝配帝蒼犢

四等外官在內壇內眾星在內壇外

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

上辛祠感帝赤燿怒於南郊為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

廣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駢犢二

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

仍舊十年冬至祀園丘帝不齋於次詰朝備法駕至便

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七十一 郊社三

疾驅而歸

致堂胡氏曰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叶氣若顧若答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耳二人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滅亡之大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警戒而重有修省乎

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北齊大禘圜丘歌辭 夕牲羣臣入門奏肆夏樂辭

一首 迎神奏高明樂詞一首 牲出入奏昭夏辭

一首 薦毛血奏昭夏辭一首 進熟皇帝入門奏

皇夏辭一首 皇帝升丘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初

獻奏高明樂辭一首 皇帝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

之辭一首 皇帝獻太祖饗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

之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辭一首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辭一首 柴壇旣燎奏昭

夏樂辭一首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一首 五郊

迎氣樂辭一首

周圜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一首 皇帝將入門奏

皇夏一首 俎入奏昭夏一首 皇帝升壇奏皇夏一首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首 嚴奠奏雍樂一首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一首 帝就便坐奏皇夏一首

隋園丘歌樂辭 降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升壇奏皇夏辭一首 登歌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一首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辭一首 武舞辭一首 送神奏昭夏辭一

首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上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以

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 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成成各高八

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壇之內衆星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

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凡九

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 牲用蒼犢二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

天上帝罷感帝祠

太尉長孫無忌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義園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元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園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

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園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元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王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

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別無園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卽園丘園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園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園丘式文旣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從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元義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祀爲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旣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禮見

配園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周人禘饗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又詔園丘

以高祖太宗並配

先時太宗只配明堂

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園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

成均助教孔元義議曰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高宗配昊天上帝於園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神堯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

大傳之文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但祖而言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鄭元註祭法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魯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

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禮未齊於配祭旣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祭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

之文雖近稽古之詞殊失因心之旨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撫遺文近乖成典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請奉高宗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祀皆以三祖配

按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多遵用之以爲曜魄寶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之爲天則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曜魄寶五帝皆星象之屬當從祀南郊而不當以

事天之禮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既罷旋復雖復其祠而以爲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

永昌元年敕天無二稱帝

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之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遂於郊與明堂所

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每祭並配而後得爲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屬則從祀於天於禮意人情爲兩得乎

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中宗景龍三年親祀南郊以皇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執籩豆以韋巨源爲終獻

時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懌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爲鄭元註周禮內司服唯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欽明引九嬪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據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天地尙質亦無瑤爵明此乃宗廟大祭祀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無量等議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

欽明議上從之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爲吉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纏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見天地之心乎卽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甲之始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旣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

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宗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
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卽欠一分未南極卽不
得爲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
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園丘

元宗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請郊祀曰臣伏以
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
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則
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
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

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且逆於禮故春秋
非之陛下御極以來於今五載旣光太平之業未行大
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况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
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
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園丘中書令張說爲禮儀使
衛尉少卿韋縉爲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二祖
同配之禮

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及祠令九月
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正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

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制
從之

天寶元年二月勅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
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元元皇帝於新廟十九日
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園丘皆
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園丘有司行事亦如之

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頎歸崇
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於園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
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

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
爲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
幹十難畧曰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唯殷
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
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元鳥之卵因生契
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旣和
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
稷者其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
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
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邠號曰后稷唐虞夏之

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卽有邵
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
亦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
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則
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又曰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比元氣廣
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故乃俱祀於南
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
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

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云祭
天歲一何也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
氣始達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
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
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
光累聖歷祀百年豈不知景帝始封於唐當時通儒
議功度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
定主爲日已久今欲出神堯配合樞紐以太宗配上
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
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

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於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無以加焉

又曰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孟德仲達皆人傑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並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

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享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享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大聖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勅旨並依至永泰二年六月久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今配享失德故神不降福憊陽爲災上又令百官就尙書省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

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
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
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
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
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帝爲太祖其先
細微故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
任翼周弼魏肇啟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爲天
下之號天所命也亦曰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
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
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

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帝之大業同豐公
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將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
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尊崇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旣易則
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
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正觀之
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
所宜言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享天帝之制
請仍舊典及歸崇敬執前議乃止以景皇帝配定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浹旬不
開羣有司慮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上曰郊廟

重事吾齋戒有日豈以將雨雪而廢乎泊至大禮方饗
獻之次景物澄霽及鑾輿就次則微雪大駕將動則又
止焉翌日御樓宣赦纔畢陰雲復結瑞雪盈尺衆情歡
悅咸爲聖心昭感致焉

長慶三年太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雪廢祭其

禮物條件如後御署祝版

既未行祭禮無焚毀之文請於太常寺勅庫收貯而

其小祀雖非御署准此

玉幣燎柴神酒燎幣醴齊并榛栗脯醢

及應行事燭等

請令郊社署各牒有司充次祭支用矣

牲牛

參牲既未行祭禮無

進胙賜胙之文請比附禮記及祠令牲死則埋之例委監祭使及禮官於祠所瘞埋其小祀不全用牢牲

舊例用猪羊肉亦准此

粢盛瓜菹笋菹應已造成饌物

請隨牲瘞埋

行事官明衣絹布等

准式既祭前給訖合充潔服既已經用請便收破

公卿

已下明房油煖幕炭應宿齊日所破用物

請收破

旨依

永爲定式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宣問有司有事南郊合卜日與否
禮官奏曰伏准禮令祀祭皆卜日然自天寶以後凡欲
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饗天相循至
今並不卜日從之

高祖在位九年親祀南郊一

武德四年十一月一日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親祀南郊四

貞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五年十一月

十一月四日

一十七年八月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三

三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親祀南郊二景雲三年十一月二日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

七月十日

中宗在位五年親祀南郊一景雲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睿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二景雲三年正月十一日拜南郊太極元年二月十一日拜北郊

元宗在位四十五年親祀南郊五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天寶元年

二月二十日六載正月十二日十載正月十日十三載二月八日

肅宗在位七年親祀南郊二乾元元年四月十四日上元二年建子月十七日

代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廣德二年二月五日

德宗在位二十六年親祀南郊四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貞元元年十一月

十一月六年十一月八日九年十一月十日

憲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一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在位二年親祀南郊一寶歷元年正月

文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在位六年親祀南郊二會昌元年正月一日

宣宗在位十三年親祀南郊一大中七年正月十七日

懿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二咸通元年十一月

僖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在位十六年親祀南郊一龍紀元年十一月

唐開元禮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三

文獻通考卷七十一

三十四

皇帝冬至祀圜丘儀

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尙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尙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凡齋者並結珮俱詣閣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服袞冕上辛

服通天冠絳紗袍也

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

常儀皇帝卽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

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

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

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於本司一近侍之官應從

升者及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各於本司館清齋一宿無本

司各於家正寢諸祀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於

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儀上辛雩祀同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

於陽燧火以供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

常告之儀

告以配雩祀侑神作主孟夏太宗文武皇帝廟

前祀一日諸衛令其

屬未後一刻各以其器服守壝

每門二人每隅一人

與太樂工人

俱清齋一宿焉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

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其誓各隨祭享祀事言之

各揚其職不供其

事國有常刑

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於家正寢唯

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

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

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

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其

致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內

有本司者於本司無者於太常郊社太廟齋坊安置

皆日未出前到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

水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

諸凶穢縗經過訖任行其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

權斷訖事非應散齋者唯清齋一宿於本司及祀所

凡大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以上

皆官給明衣齋郎升壇行事亦權給潔服應齋官所

習禮臨時闕者通攝行事致齋之日先不食公糧及

無本司者大官准品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食亦

如之凡散齋有大功已上喪致齋有周已上喪並聽

赴卽居總麻已上喪者不得行宗廟之祭其在

齋坊病者聽還死於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

向攝事守官設祀官公卿已下次尚舍奉御鋪御座衛

尉設文武侍臣次文武侍臣次焉於大次之前文官

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雩祀於大設諸祀官次於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郊社三

三

東壝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鄴公於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鄴公之西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設陳攝事無大次褒聖等儀上辛雩祀同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東饌陳於東門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上辛雩祀但有壝東方之外饌焉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東方西方磬簎起北鐘簎次之南方北

方磬簎起西鐘簎次之設十二罇鐘於編懸之間各依

辰位樹雷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

祝敔於懸內祝在左敵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壇上近南北向磬

簎在西鐘簎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壇下重行北向相對

爲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爲

上南方北方以西爲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

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景地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

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望

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

外上辛雩祀則東門內攝事亦然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雩祀無分

獻位以下皆然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
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
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
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設協律郎位
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
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
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
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鄩公位於中壇上辛雩祀內壇西門
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位於介公鄩公之南西方北
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

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分方位於朝集使之
後攝事無褒聖已上至從祀位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於東
西墻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勝於東墻之外當門西
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黃牲一
白牲一元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無日月牲
在南皆少退以北為上又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
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
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
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樽之位上帝太樽二犧樽
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樽一壺樽二山罍四

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
象罇二山罇二在壇上於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
帝日月各太罇二在第一等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二著
罇二犧罇二罇一在第一
等神座之左而右向無日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
月已下諸座攝事亦然也
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階間各
概罇二在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
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罇皆加勺罇五帝日月以
上皆有坩以置爵零祀無
日月以下罇其五帝太罇犧罇各二罇一在第一等設
五人帝犧罇各二在第二等五官象罇各二在壇下設
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俱北向
攝儀但設洗午陛東南北四面零祀設亞獻之洗於御東南五官洗於罇北設分獻罇洗罇水

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
巾爵篚罇各於其方陛道之
左俱內向執罇罇罇者各於罇罇篚罇之後設玉幣
之篚於壇上下罇坩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零祀皆
祀日未明五
刻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
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零
祀
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
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
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零
祀
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
官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
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
明以下位矣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三

積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一等
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
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
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
差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
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
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
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
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
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異寶及

嘉瑞等於樂懸之北東西廂昊天上帝及配帝五帝日
月之座設訖却收至祀日
未明五刻郊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
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二刻去壇二百步所享明堂則於明堂
所廟享則於廟所

皆二百步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廟令
整拂神幄焉 晡後二刻

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諸儀二人享廟則太廟
令帥府史也 及齋郎

以罇坩篚冪入設於位廟享則籩豆簋鉶皆設位加以
巾蓋諸器物皆濯而陳之升壇

者各由其陛升廟堂者升自東陛焉 晡後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

已下俱就東壝門外位廟享則無壝
外公卿位焉 諸太祝與廩犧令

以牲就勝位謁者引司空諸儀並引
太常卿也 贊引引御史入詣

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還本位初
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陞
升視滌濯於視濯執樽者皆舉訖引降就省牲位南向
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
又前舉手曰脂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帀四向舉手
曰充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厨授太
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漑謁者贊引各
引祝官御史廟享但引御史省視饌具俱還齋所享廟則進饌者入徹籩豆
簋簞籩而巳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鑿刀割牲
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

洗肝於鬱鬯又取腍膋每座各實一豆俱置饌所腍膋腸間脂也
鑿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尙舍設行宮於
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已上次於承
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
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而不作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鑿駕發引
發引前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前一侍中奏開
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
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羣官五品已上位文官於東朝堂
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

羣官五品已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已下及

介公鄴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客使等並駕出之日便赴祀所所司陳大駕鹵簿於朝

堂發前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鈚

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從祀羣官各就朝堂

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已下俱詣

西階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

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

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

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袞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

袍也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

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如常黃

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

進發俛伏興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鑾駕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

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

夾輅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退稱

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

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

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於輅前贊者

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

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

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鑿駕進發退復位鑿駕動稱
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誼譁其從祀之官在
元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佩謁者引
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
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鑿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
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入行宮繖扇
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
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羣官集行宮朝堂文左武右舍人
承旨勅羣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
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

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

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
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罇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
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
山罇為下實以清酒五帝日月俱以太罇實以汎齊其
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旨酒齊皆加明水酒
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旨酒齊皆加明水酒
皆加元酒各實於上罇玉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
帝以赤璋白帝以騶虞黑帝以元璜黃帝以黃琮日月
以珪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五帝日月內官已
下各從方色各長丈八尺上辛則五方帝各太罇為上
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其
用玉昊天上帝以四珪有邸餘同無日月已下罇雩祀
同園丘又有五人帝
之幣亦放其方也

太祝以玉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
饌者實諸籩豆簋簋等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三刻奉禮

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與

執罇壘篚羣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上凡引導者

每曲一立定奉禮日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

已下皆再拜訖執罇壘篚羣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

太祝詣壇東陞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於上及

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升行掃除於下上辛雩祀贊引引御

史諸太祝掃除於上訖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

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儀無從祀羣官客

使上辛雩祀同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

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焉謁者引司空

入就位立定奉禮日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

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謁者

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未明

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請中嚴乘

黃令進玉輅於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焉

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繖扇

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

奏請鑾駕進發還侍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

夾輅而趨若行宮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若

軍升輅即降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

立於輅右焉乾隆十二年校刊

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坵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鄴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雩祀蓋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導皆博士先引至中壝門外上辛雩祀內壝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

不便請立定近侍承奉焉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未明三刻下至此再拜儀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上辛雩祀同焉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他鼓祝奏元國諱改焉和之樂乃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作文舞之舞樂樂舞六成圜鍾三奏黃鍾太蔟姑洗各一奏也偃麾戛鼓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祝而後作偃麾戛鼓而後止焉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祀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同也

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樽所諸太祝俱取玉及幣

亦各立於樽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

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已下皆謁者引太尉太和樂上辛雩祀同皇帝詣壇升自南陛

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皇帝

升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南陛北向立樂止正座太祝加玉於幣以

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

搢鎮珪跪奠訖執珪俛伏興太尉則搢笏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吕之均太

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

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

中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幣進奠皇帝受幣太常卿引

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太宗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

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

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還立無樂也初皇帝將奠

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

第一等神座上辛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奠五方帝座攝事同雩祀五人帝五官相次

而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奠於首座餘皆

祝史齋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尉奠配座諸太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於

神座訖還樽所上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

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

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樽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

饌各陳於壇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

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

奠毛血其太官引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鍾之均

饌入上辛雩祀同自後接神之饌各至其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

樂皆奏黃鍾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

陛黃帝之饌升自未陛白帝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

巳陛黃帝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

其內官中官諸饌各隨便而升上辛無大明諸太祝迎

已下饌攝事同雩祀五人帝饌各由其陛升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羃先徹乃升籩設訖

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

復位諸太祝各還樽所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相次而

畢上辛無外官已下饌雩祀又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

引皇帝詣盪洗攝則謁者引太尉詣樂作皇帝至盪洗

樂止侍中跪取匱沃水又侍中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

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悅手訖黃門侍郎

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

爵侍中酌鬯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

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匱黃門侍郎受巾奠

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

訖樂止

攝則太尉洗拭匏爵無樂作以下儀

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

樽所齋郎奉俎從其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帝樽所執

樽者舉翬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

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

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上帝樽所執事舉翬太尉酌汎齊訖樂作

太常卿引皇

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與太常卿引皇帝

少退北向立樂止

攝儀皆謁者引太尉

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

敢昭告於

攝則云天子某謹遣太尉封某臣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

昊天上

帝大明南至長晷初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彝典

慎修禮物

上辛云惟神化育羣生財成庶品雲雨作施普博無私爰因啟蟄式遵農事雩祀云爰茲

孟夏龍見紀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敬以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

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祇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神

作主

凡攝事祝版進御署訖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合受遂奉出

皇帝再拜

攝則太尉

再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

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樽所執樽者

舉翬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

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雩祀太宗

東向跪

奠爵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

上辛又謁者五

人各引五方帝太祝皆取爵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訖還樽所雩祀同

太祝持版進於

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

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攝則云皇帝臣某謹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於

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於昊天

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上

云時惟孟春敬祈嘉穀用致禋祀昊天上帝伏惟高祖

睿哲徇齊欽明昭格祭祀之禮肅奉舊章雩祀云時惟

正陽式遵恒典伏惟道叶乾元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

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對越昭升

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

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皇帝再拜訖

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

太祝各以爵酌上樽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

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

俛伏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皆取前

骨也加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

徒奉俎西向進攝則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受謁

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

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坵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

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

文舞退鼓祝作舒和之樂退訖憂敵樂止武舞入鼓祝

作舒和之樂立定憂敵樂止自此已上凡攝皆太尉為

佐皆謁者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

太祝齋郎為太常卿詣壘洗盥手洗拭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階升壇

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罇太尉酌醴齊訖武舞
作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
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詣配帝犧罇所
取爵於坫執罇者舉罇太尉酌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
高祖神堯皇帝座前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
少退東向再拜上辛五方祝各取爵酌醴齊供尊訖還罇所雩祀同訖謁者引太
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
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
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
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却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

光祿卿

攝則同以光祿卿為終獻

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盞齊

獻正座配座

雩祀并獻五方帝也

終獻如亞獻之儀

上辛五帝祝亦各酌獻之

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初太尉將升獻

攝則太常卿將升獻謁

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

洗拭匏爵訖各由其陞升

雩祀太尉將升獻贊引引五帝獻官酌醴齊奠太昊氏餘

座齋郎助奠五帝將畢五官獻官酌醴齊奠太昊氏餘酌醴齊奠勾芒氏餘座祝史助奠詣第一等俱酌汎齊

訖各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

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引各由其

陞升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醴齊各進跪奠爵

於內官座首興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

各引獻官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升謁者四人次引
獻官俱詣罍洗盥手各由其陞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
罇所俱酌清酒沈齊攝儀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
罍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攝儀以獻贊引
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衆星酒罇所酌旨酒
攝儀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
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上辛雩祀無日諸獻俱畢武
舞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邊豆各一
少移於故處也
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已
福者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
不拜

再拜樂作一成止攝事則奉禮曰衆官再
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
請就望燎位攝則謁者進太尉之
左白請就望燎位也太常卿引皇帝樂作
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
引太尉也於羣官將拜上
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取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齋郎以
俎載牲體黍稷飯及爵酒各由其陞降壇南行經柴壇
西過壇東行自南陞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
上戶內諸祝史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
日月已
下牲幣雩祀
有五帝幣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
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謁者前曰
禮畢則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還
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壇門上辛雩祀
並內壇殿中監前受鎮珪

以授尙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
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
祀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
執事位立定奉禮日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工人二舞以次出

顯慶時禮部尙書許敬宗等奏稱新禮祭畢收取玉
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壇又在神壇之左臣
等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
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燔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
神禮經明白義釋詳委柴在祭物之先理無所惑是

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
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
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
頭今郊天用脅之九箇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圭
瓚俱奠燎薪之上卽晉氏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
魏以降妄爲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
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
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之屬祀之所
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親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
瑞文義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新禮引

同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准燔柴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爲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交無典故今請改燔柴爲祭始位在樂懸之南外壇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准此詔可之

鑾駕還宮

上辛雩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搃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搃二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

乘馬者俱服袴褶

五刻頃搃

三鼓爲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繳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

奏稱請勅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臣導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祝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敵樂止入太極門鼓祝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上閣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

如常儀侍臣從至閣戛敵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勅羣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扣鈺將士各還其所

神位 用樂及籩豆等物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

上座每籩豆各十二簠簋甄壇之第一等祀 東方青帝

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

方黑帝叶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籩豆之數各八簠

籩甄俎等第二等祀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

數各一也 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

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 第三等祀中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三

五

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齊列又祀外官百

五座籩豆簋於內壝之內又設眾星三百六十座於

內壝之外籩豆等與外官同按此星神義和所職推步

千五百二十物蓋星之與物每各正月上辛祈穀祀昊

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都七又祀五帝於

壇第一等籩豆等數如冬至國家前禮祀感帝於南郊

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

祈穀於上帝則祈穀之文傳之歷代上帝之號元屬昊

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主四時王者之與必感其

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帝於南

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

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此說事恐難憑且

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祈穀之

禮於祈穀之壇祭五方帝夫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

之宗今二禮並行六神咸祀也

樂冬用本音皆以黃鍾為均三成准周禮云圜鍾之均

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記云天神皆降明五帝日月

星辰皆天神也又准周禮樂三變唯致邱陵之祇今改

用六變

昊天上帝

蒼犢一若冬至祀圜丘加羊九豕九凡肉皆實俎其

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臑後節二肫脰正脊一皆二骨以並脊從首為正脊旁中為正凡供為

正凡供別祭用太牢者犢一羊一豬一酒二斗脯一

段醢四盒若供少牢去犢減酒一斗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三

四

太樽二實汎 著樽二實醴 犧樽二實盎 山罍

二實酒 象樽二實醴 壺樽二實沈 山罍四實酒

籩十二石鹽 鹿脯 藁魚 乾棗 栗黃 榛子仁 芡

粉 豆十二韭菹 白餅 黑餅 糗餌 菱仁

資 魚醢 籩一實稻 簋一實黍 稷飯 鬲一實太 俎

一肉 蒼璧 幣以蒼八尺

配帝

著樽二實汎 犧樽二實醴 象樽二實盎 山罍

二實酒 籩豆簋簋牲幣璧並同

五帝口月壇第一等

太樽各二 籩八減白餅黑餅 豆八減飽食糝食

簋簋瓊俎各並同上帝

五方帝方色犢 大明青犢 夜明白犢 青帝青

圭 赤帝赤璋 黃帝黃琮 白帝白琥 黑帝黑

璜幣各如其玉色 日以圭璧幣以青 月以圭璧幣以白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

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壇第

二等在十二陛間

每陛間各象樽二 每座籩二栗牛脯 豆二葵菹鹿醢

簋簋瓊俎各一實同上 牲用少牢 幣皆以白

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壇第三等在十二陛間

每陛間各壺罇二 籩豆簋簠俎牲幣 各同第二等

外官百五座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

外官每階各概罇二在壇下 衆星每道間各散尊

二於內壝之外 每座籩一 牛脯 豆二 鹿醢 簋一 黍稷

飯 簋一 稻梁 俎一 肉

文獻通考卷第七十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七十 郊社三

四

文淵閣書

文淵閣書

文淵閣書

四

文淵閣書



